

00165

I 712

3425

〔美〕 薛 尼·席 登 著
〔台湾〕施寄青 林静华 译

假如还有明天

宁夏人民出版社

假如还有明天
〔美〕薛尼·席登 著
〔台湾〕施寄青 林静华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新华印刷厂

*

本：850×1168 1/32 印张：12.875 字数：.

198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ISBN7-227-00069-0/I·

统一书号10157·278 定 价

些日

主要人物表

崔丝·惠特尼 (Tracy Whitney)

——本书女主角

查理·史坦霍 (Chailes Stanhope)

——崔丝之未婚夫

乔·罗曼诺 (Joe Romano)

——陷害崔丝入狱之人。

安东尼·欧萨提 (Anthony Orsatti)

——纽奥尔良黑社会头子。

巴里·波普 (Perry PoPe)

——恶律师

亨利·罗伦斯 (Henry Lawrence)

——恶法官

丹尼·库波 (Daniel Cooper)

——私家侦探

恩丝姐·李特 (Ernestine Littlechap)

——崔丝之狱友。

杰夫·史蒂芬 (Jeff Stevens)

——化名汤姆·包尔斯 (Tom Bowers)，崔丝的同行。

康雷·摩根 (Conrad Morgan)

——骗子

根舍·哈拓 (Gunther Hartog)

——崔丝与杰夫的策谋者。

第一部

她被推入警车，警笛凄厉地叫着。她是凶手。



1

纽奥尔良

二月廿日星期四晚上十一点

她象做梦似的，慢慢地脱着衣服。当她脱完后，选了一件鲜红色的睡衣披上，免得等下会显出血迹来。桃乐丝·惠特尼最后一次环顾这个睡了三十年，令人感到愉快温馨的卧房，确定它是整齐清洁的，后，打开床头柜的抽屉，从中掏出一把手枪来，黑色发亮的枪柄，透着逼人的寒气。她把枪放在电话机旁，然后拨电话到费城去给她女儿。她听着电话那头先是响起一阵铃声，接着是一个轻柔的声音，“喂？”

“崔丝……亲爱的，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妈，可真意外。”

“希望没吵醒你。”

“没有，我在看书，才要睡觉。今晚我和查理出去吃晚饭，不过天气糟透了，这儿雪下得真大，你那儿呢？”

天哪！我们竟在谈天气，桃乐丝心想，我有那么多话要对

她说，可是我不能谈。

“妈，你在听我说吗？”

桃乐丝看着窗外。“这儿正在下雨。”她心想，可真具有戏剧气氛，象是希区考克电影。

“那是什么声音？”崔丝问道。

雷声。桃乐丝太专注于自己的思绪中，竟没注意到。纽奥尔良正值暴风雨，气象播报员说过，持续的雨，到了傍晚会转为雷雨，别忘了带雨伞出门。她是用不着雨伞了。

“崔丝，是雷声，”她故意用较愉快的语气说，“费城如何？”

“妈，我觉得自己象是童话故事中的公主，”崔丝说，“我想不出还有谁会这么快乐，明天晚上我要跟查理的父母见面。”她加重语气，象在宣布什么似的，“去栗庄他们家，”她叹了口气，“可是我好紧张。”

“别担心，他们会喜欢你的。”

“查理说这不重要，他爱我，我爱他，我等不及要把他介绍给你了，他真好。”

“我相信他很好。”她没机会看到查理了，她也没机会含饴弄孙了。不，我不能这么想。“宝贝，他知道他能拥有你是多幸运吗？”

“我一直在提醒他。”崔丝笑道，“我的事已经谈够了，你那儿如何？”

鲁西医生的话在她耳旁响起：“桃乐丝，你很健康，活到一百岁都没问题。”这真是生活中的一大讽刺。“我觉得很好。”

“还没有男朋友吗？”崔丝开她玩笑道。

自崔丝的父亲在五年前去世后，桃乐丝从未考虑过跟其他男人约会，尽管崔丝鼓励她。

“没男朋友。”她改变话题。“你的工作如何？还喜欢吗？”

“喜欢，我们结婚后，查理不在乎我还做不做事。”

“宝贝，太好了。看来他象是个颇能体谅人的人。”

“他确实是，你会看出来的。”

又响起了一阵雷声，象是在提醒演员该下场了。是时候了，除了告别外，没什么好说的了。“再见，我的乖乖。”她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愉快而稳定。

“妈，反正我们在婚礼上会见面。我和查理定好日期后，马上打电话给你。”

“好的，”她还有一句话要说，“崔丝，妈爱你，非常非常爱你。”桃乐丝轻轻地放下电话。

她拿起枪来。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她很快地举起枪来，瞄准太阳穴，扣下扳机。

2

费城

二月廿一日星期五早上八点

崔丝·惠特尼走出她住的公寓，迎接她的是灰沉沉的天空，雨雪夹杂地落在那些经过费城北区的贫民窟，由穿着制服的司机驾驶的流线型的车子上。雨水把车子洗刷得焕然一新，却将堆积在那些破落户前的垃圾弄得一团乱糟。崔丝正要去上班，当她沿着栗子街走向她工作的银行时，脚步是轻快的。她穿了一件鲜黄的雨衣、雨靴，黄色的雨帽掩不住她那头栗色丰盈的头发。二十五岁，聪颖生动的脸上，有着一张饱满性感的嘴和一对不时会由柔和的草绿色转换为暗绿玉色的明亮眸子。透明白皙的皮肤，泛着在生气和兴奋时会加深的玫瑰红。她母亲曾说过她，“孩子，老实说，我有时真认不出你来，只要一阵风过来，你身上什么颜色都有。”

现在，当崔丝走在街上时，人们对着她微笑，对她脸上所洋溢的幸福，报以羡慕的表情，她也回报他们以微笑。

崔丝心想，这么快乐有点过分。我要嫁给一个我爱的男人，我正怀着他的孩子，夫复何求？

当崔丝快走进银行时，她看了一下表，八点二十分。费城信托银行得再过十分钟才开门，但银行主管海外部的副理克伦西·戴仕蒙已把铁门拉上。崔丝站在雨中看着每早的开门仪式。她站在雨中等着，看着戴仕蒙走入银行并把门关上。

银行这地方是个有着不可思议的安全措施的世界，费城信托银行自不例外。它的程序不变，但安全信号是每周换一次。行员得站在门外，等戴仕蒙把整个银行内部检查一遍，以免有宵小之流，藏身暗处，伺机挟持行员。等他检查完毕后，会拉起一扇百叶窗，做暗号表示没事，这时大家才鱼贯而入。

准八点半，崔丝和她的同事们走入华丽的大厅，脱下雨衣、雨帽和雨靴，听着其他人在抱怨天气。

“该死的风把我的伞给吹跑了，”一个柜台出纳员抱怨道，“害我淋了一身雨。”

“我经过市场街时看到两只落汤鸡。”另一个行员开玩笑道。

“气象局说还要下一个礼拜，我巴不得自己是在佛罗里达。”

崔丝微笑着走向她的办公桌前，她是负责转帐部门的，从一家银行把钱转到另一家银行，或是从一个柜台把钱转到另一个柜台，都是费时费力的事，有不少表格要填，还要视国内和国外的邮政作业快慢而定。崔丝的工作是把前晚输入电脑的帐打出来，再转入其他银行去。所有交易都以密码行之，经常变换，以免为人所乘。每天，有数百万的电子钱流经崔丝的手。这是个迷人的工作，可以看到全球的经济是怎样的在运转。在

查理·史坦霍走入她的生活之前，对她而言，银行工作是最令她兴奋的事。费城信托银行有一个很大的海外部，每天午饭时，崔丝会和她的同事们谈论早上的作业，这是主要的话题。

簿记员黛博拉宣称，“我们才给土耳其一笔为数数千万元的贷款……。”

副总经理的秘书梅·崔登以机密的口吻说：“今早董事会决定加入秘鲁新的金融机关，加入的头笔费用便超过五百万元……。”

号称大顽固的约翰接道：“我知道我们要去墨西哥挽救那五千万美元，那些偷渡者一毛钱也不配得……。”

“真有趣，”崔丝若有所思说，“那些骂美国是市侩的国家，往往是第一个向我们借钱的人。”这是她和查理第一次争辩的问题。

崔丝和查理·史坦霍三世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金融界的酒宴上，查理应邀来演讲。他主持一家投资公司，这家公司是他曾祖父创立的，他的公司和崔丝工作的银行有不少业务来往。在查理演讲后，崔丝因不同意他对第三世界那些国家的偿债能力的分析而跟他辩论起来。查理最初是感到有意思，继之对这么一个年轻貌美，而见解独到的女人觉得兴味盎然。他们的讨论一直继续到晚宴结束为止。

最初，她对他印象并不深刻，尽管她知道他是费城女人追逐的目标。三十五岁，富有，出身费城世家，事业成功，身高五英尺十英寸，稀疏的金发，棕色的眼睛，好炫耀自己有学问，崔丝心想，好个无趣的有钱人。

查理似乎洞悉她的想法，于是隔着桌子往前靠说：“我父

亲认为医院拿错小孩了。”

“什么？”

“我是个怪物，我从来不相信钱是人生的全部，不过别告诉我老爸说我这么说过。”

他有种不矫饰的可爱处，使得崔丝不由得对他生出好感来。不知道嫁一个象这样的人，一个出身这样家庭的人会是怎样的情形，她心想。

崔丝父亲一生所建立的事业，在史坦霍家看来是不屑一顾的。崔丝心想，史坦霍和惠特尼是绝不能混在一起的，犹如水和油，而史坦霍是油。我还跟他谈什么？谈自我吗？一个男人不过是约我出去吃饭，我就在想是否要嫁他了，我们很可能再也不会见面的。

查理正在说：“希望你明晚有空，我们可以出去吃顿晚饭……。”

费城是个多采多姿的地方，有不少看头。星期六晚上，崔丝和查理去看芭蕾舞表演或由里卡度·穆迪指挥的费城交响乐团演奏。平常他们会去逛新市场和社会庄一带专卖一些稀奇古怪物品的商店。他们有时在路边摊上吃一串干酪牛排，有时却到豪华的皇家餐馆吃晚饭，那是费城最有名气的餐馆之一。他们或是去首屋广场逛店，或是去参观费城博物馆和美术馆。

崔丝驻足在沉思者的雕像前，回过头来对查理一笑道：“这是你！”

查理不喜欢运动，但崔丝喜欢。她每个星期六早上沿着环河西路慢跑，星期六下午去上太极拳课。经过一小时的运动后，虽是筋疲力尽，却是舒畅不已，然后到查理住的公寓去。

他是一流的烹饪高手，喜欢弄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象中国北方人吃的饺子、摩洛哥的馅饼。

查理是个最讲究守时的人，有次她跟他约会迟到了十五分钟，他整个晚上都在生闷气，弄得两人都扫兴之至，她只好发誓以后守时。

崔丝没什么做爱的经验，但她感到查理在这方面的表现一如他其他方面，小心翼翼和正确无误。有次，她想表现得奔放和大胆些，结果把他给震惊住了，害得他还以为自己是什么花痴之流。

她没想到会怀孕，当她知道了后，颇为迟疑，查理从未提过结婚的话题，她不要他觉得他必须娶她，只因为她有孩子了。她也不知道是否该去堕胎，但堕胎与否，都是痛苦的选择。她能养个私生子吗？对孩子来说是公平的吗？

她决定还是告诉他实情，她请他到她的公寓来吃饭，她在煮饭时，一直是心焦如焚，当她把烧焦的肉和青豆端到他面前时，忘了她小心预习过好几遍的话，脱口而出道：“查理，对不起，我怀孕了。”

接着是一段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崔丝受不了，正要打破时，查理说：“我们结婚吧。”

崔丝只觉得放了一个大心，“我不要你认为我……你知道，你用不着娶我。”

他举起一只手来阻止她道：“崔丝，我要娶你，你会是个好太太。”他慢慢接道：“当然，我父母会感到有点意外。”他微笑着吻吻她。

崔丝平静地问道：“他们为什么会意外？”

查理叹口气。“亲爱的，我怕你是不太了解情况。史坦霍

一向是——你别介意，跟他们门当户对的人结婚，费城的世家。”

“他们已经替你选好老婆了？”崔丝问。

查理将她搂进怀中：“那没用，要看我选中的是谁。我们下周五跟他们一块吃晚饭，你也该见见他们了。”

到了九点差五分时，崔丝开始意识到银行热闹起来。行员们说话的速度快了点，动作也迅速了些。银行还有五分钟要开门营业，大家都得准备妥当。从前窗望过去，崔丝可以看到顾客在银行外的人行道上排队，在冷雨中等候。

她看着银行守卫把六个金属盒中的存提款条加满，并看了一下墙上的钟，看到时针走到九点正时，便走向门口，把大门打开。

银行的一天就此开始。

接下来是忙碌不堪的一天，崔丝忙着输入输出电脑，根本无暇去想其他事。每一笔帐目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对它的帐号，确定无误后再输入帐号、钱数和要转帐的银行代号。每家银行都有一个代号，代号列在一本机密手册中，手册中列有全世界各大银行的代号。

早上过得很快。崔丝打算利用中午的时间去做头发，她早已跟美发师赖瑞·波蒂约好了，他收费高，不过值得。她要留给查理父母一个好印象。我一定要让他们喜欢我。我不管他们中意的是谁。崔丝心想，没人能象我这样使查理快乐。

到了一点正，崔丝正要穿雨衣时，戴仕蒙把她叫到他办公室去。他是个颇有派头的人，如果银行要做电视广告的话，他倒是最佳的发言人选。保守的穿着，予人一种稳定持重的感

觉，一种老式权威的象征，一种信任感。

“崔丝，请坐，”他说，他以自己知道每个员工的名字为荣，“外面还在下雨吗？”

“是呀！”

“不过上门来的人仍然不少。”戴仕蒙不是个多言的人。他身子往前倾一点，“我知道你和查理·史坦霍要结婚了。”

崔丝意外道：“我们还未宣布呢！你怎么……？”

戴仕蒙微笑道：“史坦霍家的一举一动都是新闻。我为你高兴。我想你结婚后还会回来上班，当然是度完蜜月后。我们不愿失去你，你是我们这儿最优秀的员工之一。”

“我和查理谈过了，两人都认为我婚后继续工作会更愉快点。”

戴仕蒙满意地笑笑。史坦霍父子公司是金融界最有名的投资公司，他背往后靠说：“你度完蜜月回来后，我们会给你升迁，外带加薪。”

“哦！多谢！太好了。”她知道这是她该得的，她内心升起一股骄傲来，等不及要告诉查理了。看来上天真是照应她，把一切的好事都加在她身上。

老查理·史坦霍夫妇住在瑞腾广场的一幢古老堂皇的大厦中。这是费城有名的景观之一，崔丝时常经过。她心想，现在，这儿也将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她很紧张，做好的漂亮头发早已被空气中的湿气弄垮了。她换了四次衣服，她该穿得简单些？正式些？她有套圣罗伦的衣服，是她省吃俭用买来的。如果我穿这套，他们会认为我很奢侈。但我若穿一套大减价时买的衣服，他们又会认为他们儿

子要娶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女子。天哪！他们到底会怎么想，崔丝拿不定主意。她最后穿了一条灰色的羊毛裙，一件白丝的衬衫，颈上系了一条她母亲圣诞节送她的金项链。

一个穿着制服的门房出来开门，“晚安，惠特尼小姐。”连门房都知道我的名字，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您的大衣给我吧！”她衣服上的水珠，滴在他们家昂贵的波斯地毯上。

他领她穿过一个铺着大理石的通道，那个通道似乎有银行的两倍宽。崔丝慌乱地想，天哪！我可是穿错衣服了！我该穿那套圣罗伦的才对。当她踏入书房时，她感到她的裤袜象要滑下来似的，而这时，她已与查理父母面对面了。

老查理·史坦霍年约六十多岁，面貌严肃，看来象个事业成功的人。他儿子正是他面貌的翻版。一对棕色的眼睛，跟查理一样，方正的下巴，白色的头发。崔丝立刻喜欢上他，他正是他们小孩完美的祖父形象。

查理的母亲样子大异其趣。身材相当地矮胖，不过颇为富态。崔丝心想，她会是个好奶奶。

史坦霍太太伸出手来说：“亲爱的，真高兴你来，我们要求查理给我们几分钟与你单独相处的时间，你不会在意吧？”

“她当然不会在意，”查理的父亲肯定道，“请坐！……是叫崔丝吗？”

“是的。”

两夫妇在她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我为何觉得自己象要被质询一样？崔丝想起她母亲的话，“宝贝，上帝绝不会加给你你应付不了的事情，别急！一步一步来。”